

吴泽霖
民族研究文集

WU ZE LIN
MINZUYANJIUWENJI

民族出版社

吴 泽 霖

民族研究文集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 青

封面设计：刘家峰

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 1/4 字数：320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册 定价：5.80元

ISBN 7—105—00682—X/K·44

(汉14)

出版说明

长期以来，我国有许多专家学者在民族工作战线上从事民族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他们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发展这些学科的科学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较大的影响。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学习和了解老一辈科学工作者在民族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陆续编辑出版他们个人的文集，希望这套文集的编辑出版能促进上述学科研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这套文集是个人论文选编，不是全部论文汇集。所选论文力求体现老一辈科学工作者的学术水平。凡已出版的长篇专著均不收入。

这套文集中所收论文在编排上以写作或发表日期的先后为序。内容上不做重大修改，只在个别文字上做些订正。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有的还加了题解和注释。题解在各篇第一页下边，注释附在篇末。

FILE 107

自序

我在清末读私塾时，根本不知道“民族”一词。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后，我从当时高呼“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口号中，才知道中国是由五个民族组成的，但对民族的内涵、民族之间的关系和存在的问题，在以后的长时期内，我仍然几乎一无所知。

二十年代我在美国留学期间以及毕业后绕道欧洲和南洋回国时，才了解了美国和世界上存在的一些种族和民族问题，但对自己国内的民族情况反而了解不多。回国后在上海从事教学期间，也没有在这方面继续思考。直到1935年，当时的首都南京到云南昆明的公路修通了，国民党政府组织了一次乘汽车由南京直达昆明的“京滇公路周览团”，邀请政府有关部门及一些民间团体的代表参加。我代表中国社会学会参加了那次游览。在车队穿越湘西、贵州和滇东各县时，我才第一次看到和接触到汉、满、蒙、回、藏以外的一些兄弟民族，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此我就开始对国内少数民族的一些情况进行初步的探索。两年后，抗日战争爆发，我随大夏大学内迁。在三年贵州、五年云南的生活中，我有机会亲眼看到、亲身接触到了十几个以前从未听到过的少数民族。我曾深入到一些民族聚居的地区，同他们一起生活过一些时间，也结识了一些少数民族的朋友。在这样的基础上，我对国内少数民族产生了浓厚的感情。经过这些亲身实践，嗣后又不断阅读了一些有关资料，我发现中国的民族情况与欧美的相比，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主要特点有下列一些：

1.在我所接触的民族中，大多数群众缺乏一种超越自己小集群的高一层次的大集群的归属感。他们所承认的“我群”，也就是说“自己人”，无非只限于小小地域内的，语言相同、服饰相同、习俗相同、信仰相同、互通婚姻的群体。凡在这几方面与本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不同的人，尽管已长期混居在一起，彼此间仍互不认同，归依有别，甚至互相漠视排斥。如在本群体中找不到配偶时，宁愿到遥远的同族中寻找，也不愿就近在同他们极相似的群体中去解决。例如贵州省黄平一带有一种被称作“倮兜”的民族，在解放后的民族识别时，根据语言、历史和其它一些特点被认为同附近的“长裙黑苗”、“短裙黑苗”以及其它地区的“青苗”、“白苗”等都属苗族，但他们中很多人以及相处近邻的长裙黑苗都不肯承认这一点，至今仍然有人不同意这个结论。又如云南圭山一带的彝族两个支系：阿细与撒尼，他们毗邻而居，各方面的差距也不大，但他们一向认为是不相同的群体。那时在他们中，多数人都认识不到有一个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彝族的存在，不能理解超乎他们之上的“民族”这一概念和它的作用。如果再扩大、再提高一个层次到“祖国”或“中华民族”，对这些概念的认识就更模糊了。

2.中国有许多少数民族的群众对自己的民族史一般都模糊不清。哪里是自己民族的发源地？怎样迁徙到目前地域的？何时迁徙的等等史实一般也不清楚。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大部分的少数民族都没有文字，他们的往事只是靠口头传授，有的靠汉族提供的未必可靠的记载，久而久之，有的不免失传了，有的被篡改了，经过世代相传、辗转互告，时隔愈久，史实愈加混乱。在同其他民族杂居的地方还可能会渗入别族的传说或史料，更会招致混乱。比如在贵州有一些自认或被认为不同于汉族的群体，如“东家”、“西家”、“木佬”、“仡佬”、“穿青”……，有些只有连自己也说不清的口头传说，有些只靠汉族代写的一些文字记载，自然

难免有靠不住的地方。这些情况发生在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许多民族成员没有文字的国家中，说起来，也是不足为怪的。

3. 中国是世界上罕见的一种国家模式：土地面积如此辽阔、民族如此众多，除汉族以外的其它民族约占全国人口6%，而分布的地区却占全国总面积的50%——60%。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各民族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有些民族具有高度发展的文化，有历史悠久的文字，有精湛的文艺传统，有自成系统的宗教信仰，同时却也有一些民族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上同一些先进者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他们生产落后，生活贫困，没有文字，有的在不久前才摆脱了奴隶制和农奴制，有的还保留着母系社会和更原始的社会形态的残余。整个国家有如一所社会发展史缩形的博物馆。然而，千百年来，民族之间除短期和局部发生过一些矛盾外，尽管彼此关心不够，却始终局面稳定、相安无事，没有出现象欧洲和南亚次大陆上的那种斗争频繁、四分五裂的局面。这是民族关系上罕见的奇迹！

以上这种特点主要是由于我国社会的封闭性所带来的结果。一个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的社会，大至一个国家，小至生活在一个山谷中的社群，只要没有外来的干扰，只要人口增长得太快，基本上总是可以安定生活的。地理和历史的条件使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总体，在近世纪以前，得以处于基本上不受外界干扰的地位。历来统治者的政治哲学基本上也不以穷兵黩武为务，只求守陈不变以自封，对边境居民也以羁縻安抚是依。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只求安定无事，对其他民族既不横加干预，也不积极扶植，使各族之间各安其所，纳各自小封闭于中央大封闭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国家模式。

近几个世纪以来，科学的飞跃，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生产的发展带来了资本的膨胀和积累，资本的膨胀和积累推动了帝国主义的扩展和侵略，同时也促进了国际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在这种

咄咄逼人的形势下，象我国这样封闭性国家的大门和它内部的扇扇小门就不能再继续封闭了。事实上，我们沿海的门户早就被列强用武力强行打开了。由此可见，打破封闭状况是历史的必然。

在我幼年时代，从教科书上读到了当时世界列强如何凭武力侵占我们的领土，甚至企图瓜分我们的国家。我还亲眼看到一些殖民主义分子在我们国土上肆无忌惮地蔑视和侮辱我们的同胞。我在内心充满愤慨的同时，又深怕国家真会被瓜分而灭亡！后来听一位史学家的分析，我才知道当时中国确已到了亡国的边缘，只是由于出现了列强间的明争暗斗，为了维持彼此间的势力均衡，他们才没有把中国完全瓜分掉。若干年以后，我又从一些材料中得知，法国长期以来一直想从越南进入云南，把势力再推向中国腹地。同时，英国自统治印度以后，一方面把势力向北伸入阿富汗和帕米尔，借以阻止沙俄武力的南下，一方面力图进入西藏，挖我们西南隅的墙脚。沙俄从南伸向印度洋的野心被英国阻止后，就转而觊觎我们的西北，以便与它在我国东北境外的势力相衔接。因而，我认为中国内陆边境的潜在外患，比沿海境域更为严重。这一认识一直使我忧心忡忡。但我又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各地掀起的抗拒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浪潮的高涨，我就以为，谁想从后门入侵我们神圣国土，必然会同样地遭到我国边疆各族人民坚强的抵抗，因为团结的民族是一座活的长城。抗战爆发后，我来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从我亲身接触到的以及从别处听到的一些情况，才发现边境上或靠近边境的少数民族并不都是团结一致的，并不是一座坚固的长城。相反地，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人对国事了解不多，对民族概念、民族意识、民族多层次的范围、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等等的认识都很模糊。同时我又注意到，我国少数民族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跨国境而居的，而其中一部分人对国境和国籍的观念是淡薄、模糊的。这些新的了解使我对国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又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和忧虑。主

要表现于三个方面。

1.中国几千年来封闭性的国家模式一旦被粉碎，在随之而来的千头万绪的改革措施中，对立国基础的格局必须予以最重要的考虑。过去那种以汉族为中心，各民族间冷漠相处、互不关心的政治局面必须彻底加以改变。新的国策应该明确宣告：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国家，各民族都是国家的主人。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这种不平衡的局面对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是不利的。导致这种不平衡的局面主要应归咎于当时的政府当局对少数民族关心不够、帮助不够，没有尽到政府应负的职责。当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前哨已经触及到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时候，我们应该立刻行动起来，彻底批判过去错误的政治构思，积极提倡和宣传民族一体、共建祖国的思想，建立各民族对国家共尽义务、共享权利的体制，这是立国的基础，各族人民对它应有清醒的认识。

2.在民族关系上应彻底批判大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一般是从两种途径表现出来的：一种是心理的途径，另一种是政治的途径。心理途径的大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于主体民族的自我优越感。在同其它民族的接触中，有意无意地暴露出一种优人一等的态度，这就必然影响到和其它民族相处的一切领域内的平等关系。在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其经济文化事业时，也必然采取同化政策。而同化是带有强制性的以优代劣的意味的。须知在文化领域中，不论是语言、文字、习俗、信仰等方面，本无所谓优劣之分。凡习以为常的总觉得是优，如果要以自己的所谓“优”而强行使对方改变其“劣”，必然会招致反抗。所以在帮助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时，强行汉化是不会得到应有效果的。相反，如果通过具体而实惠的帮助，在潜移默化中文化融合，反而容易实现。当时，贵州当局曾几次企图强行改变少数民族的服装，但都未获成功，这是一种教训。

3.民族之间、特别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出现在昔日封闭性的中国，当然是不足为奇的，但如果让它继续存在于现代国际社会上，那完全是逆乎时代潮流的，定会招致国家厄运的。因而我认为，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以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使广大汉族群众对少数民族具有正确的认识，加深对他们的感情。鉴于过去我们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情况一向缺乏通俗系统和精确的资料，所以，当务之急是：应把各民族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整理；在民族地区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把整理调查所得公诸于世；尤其应把材料扼要编入各种教科书中，对青少年进行系统的正确的民族教育。此外，还应尽量利用报刊、通俗读物及博物馆进行文字的和形象的宣传，以加深广大群众对兄弟民族的了解。凡此种种，我都认为是急需进行的补课。

以上对民族问题的一些认识和论点，是我在抗日战争时期转向民族研究时形成的。本着这种认识和抱着学术为国事服务的精神，我决定在我的业务范围之内就个人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工作。我曾不懈地在一些民族地区进行了有关他们历史和现实生活的调查，并把部分调查所得在当地报刊及国内一些刊物上陆续发表。当然，我明知由于时间、经济、经验的不足和历史的限制，我的一些调查是不够深入的，我只是作为一个提倡者，做了一种拓荒性的尝试，以期引起各方尤其是政府部门的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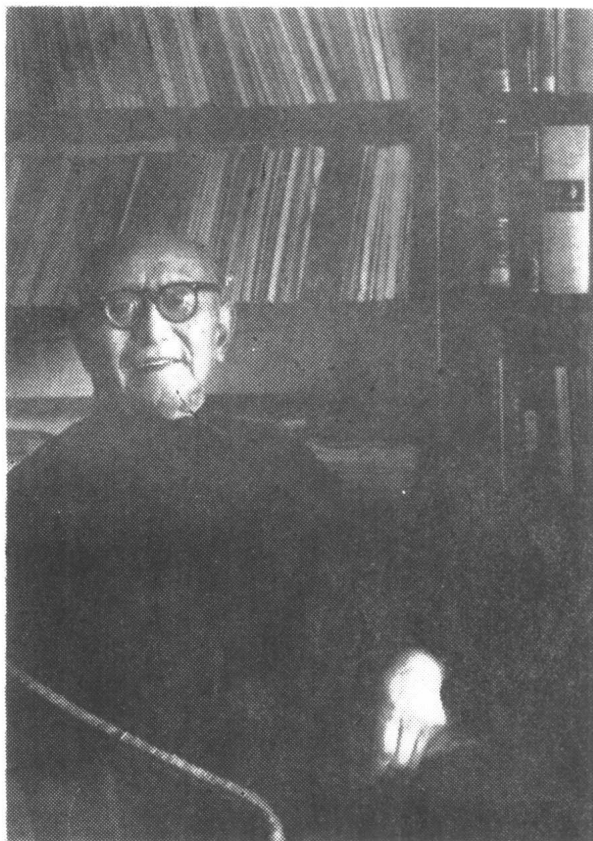
在解放前的几十年中，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没有接触，知之甚少。北京一解放，通过和一些来自延安的民族工作者的接触，才得知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理论、政策、措施等早已有一套完整的体系，而且在解放区范围内都已具体实施。这时，我才认识到我上述种种尝试，在精神上虽与党的主张是一致的，但我的一些理解还是较为肤浅，只不过是一些朴素的想法。当时我已年逾半百，在我与党接触后的振奋之余，我决心继续从事民族研究工作，以期在已往基础上再奉献绵薄之力。

最近民族出版社决定为我出版一册民族研究文集，要我提供稿件。我接到邀约后感到难以应命，因为我在1966年以前发表的文章和著作，早已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其它微薄家产一起被抄走，嗣后也不知去向。中南民族学院有关领导得知这次筹集出书一事后就尽力协助，热切关怀，当即派人到北京、上海等图书馆去寻找、复印或抄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也给予热情的帮助，在各方面提供查阅资料的方便。虽然有些文章和著作已不知下落，但还是在已找到的拙著中挑选了一些有关民族学方面的文章，包括对苗族、纳西族、彝族的婚姻习俗、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研究论文。

当年我在考虑如何促进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时，回忆起我在欧美时看到博物馆所起的作用，联想到民族博物馆在我国可能发挥一定的效能。因此，我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时，只要财力许可，总尽量顺便收集一些富有代表性的民族文物，存放在贵阳大夏大学的社会研究室内。尽管在规模上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民族文物陈列，但对民族文化交流起过一点宣传作用。这点小小的效果却增强了我对民族博物馆在促进民族关系上能起积极作用的信念，并鼓励了我在嗣后岁月里为促进建立各级民族博物馆而不断努力。因此在本文集中，我也选进了两篇关于论述民族文物和民族博物馆的文章。本文集还收入了几篇近作。

由于解放前后的排印、字体、文笔的不同，不得不进行必要的删改。这里，我要特别提及的是，郑李同志将我的全部旧稿作了认真的选辑、修改和校正工作（包括主要反映社会学内容的《吴泽霖纪念文集》），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此外，承蒙董珞、吴永明、石景斌、高柯、杨晓华、孙秋方、刘卫国、罗祖望、尹键、史典鑫等同志的大力协助，在此，特一并致以谢忱。

吴泽霖 1987年7月1日



吴 泽 霖

目 录

贵州短裙黑苗的概况·····	1
水家的妇女生活·····	15
贵州少数民族婚姻的概述·····	31
炉山黑苗的生活·····	56
么些人之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	155
么些人的婚丧习俗·····	183
大小凉山彝族的婚姻·····	210
关于少数民族文物的一点认识·····	239
贵州省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的婚姻·····	247
群婚残余试探·····	386
——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和家庭的一些问题	
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	397
犹太民族历史画卷的一幅重要画面·····	401
论博物馆、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	413
附录	
吴泽霖教授小传·····	433
著译目录·····	439

贵州短裙黑苗的概况

(1939年)

一、绪 言

贵州的苗族至少要占全省总人口中的40%，除了乌江以北的区域，人口几乎全属汉族外，其他各区，汉人大都集中居住于城市或较大的村镇。在离城镇较远的乡间苗族无疑占绝大多数。但是，这四五百万的苗族，在语言上、风俗上、服装上及文化程度上，各不相同，因之他们的名称（汉人称他们的名称）竟有百余种之多，例如青苗、白苗、红苗、花苗、长裙苗、短裙苗、打铁苗、谷蔺苗、花裙苗、仲家、水家、东家、蔡家、侗家、仡佬、木老……。短裙苗是黑苗中的一部分，分布于贵州东南部的下江、榕江、剑河、台拱、丹江、八寨、炉山、麻江等县。人口约四五万人。他们分布的区域很广，服装、风俗、语言虽大同小异，惟彼此间文化程度，颇有高下区别。本文所述者，仅限于炉山、麻江、八寨、丹江等县交界区域的情形，或未必能代表全部短裙苗的概况，特此申明。

二、服 饰

在贵州传统上鉴别苗族的种类，最普通的标准，就是根据女子的服饰。因为男子的服饰，与汉族农人所穿的没有多大区别。只有他们的女子，尚还基本上保持着原来的装束。所谓青苗、黑

苗、白苗者，即指这般女子们所穿衣服的颜色或尚青色，或尚黑色，或尚白色而言的。短裙苗即黑苗中的一种，他们女子所穿的衣服概系黑色。她们既以短裙见称，裙子当比其他苗族的裙子为短。其实他们的服装，除了裙子较短外，其余各部与他种苗族亦迥乎不同。从头说起，她们从来不敷粉点胭，但是对于头发，修饰得非常光洁，时常在河边洗涤，洗后再用茶子油涂擦，故色泽异常光润。其梳法将头发在额的四周罩出二三寸，再向上梳束，好象一顶小黑伞，罩盖在额上。在头顶的当中，盘成发髻，髻后插一约三寸长的小木梳，颇似日本女子的发饰。

短裙黑苗的女子其上身衣服与其他苗族不同，形式好象汉人的马褂，长仅及脐。圆领对襟，袖管宽大，胸前纽扣为豆大的锡纽，数目虽有五对至七对，但事实上只有胸口的第一对可以扣，其余各对，只有纽扣而无纽攀，所以工作的时候，腰间不得不束上一条腰布。她们不穿裤子，仅穿一条一尺一二寸长的裙子。这条短裙并不束在腰间而束在脐下。裙子的褶裥极多，据云至少要在五百摺以上，多的要到千数。所以一条裙子至少需要二丈以上的布料。如遇婚丧喜庆或赶场时，裙子外面再加一条较新的裙子。裙子的前后面各罩一块六七寸宽、比裙子略长一二寸的黑布，后面一块，下边有四分阔的绣花。他们向来是不穿袜子的。在家时或在田中、水边工作时，根本裸露着双腿。若出外有事，则须缠上黑布裹腿。自踝骨一直绑到大腿上部，每条长约二丈四五尺，层叠包扎，故颇现隆肿之象。草鞋的制法，男女间不相同。男子的草鞋，与其他各地的制法相同；女草鞋与日本人的木屐一样，前面钉一人字式的短绳，大足趾与其他脚趾分开套在两面，脚背及脚跟上不必再用绳索攀着。

以上所述的，仅属日常所穿着者。这一区域苗民经济生活比较宽裕，普通人家每人一年总能添制一二套新衣，所以就是平常的服饰也很整齐干净，绝少看到衣不蔽体、鹑衣百结的现象。如

果遇着节令，男子固然要穿上簇新的衣服，女子更要穿上特制的花衣。衣上所绣的花纹，非常精致鲜艳，都是在十数岁的时候，化了几年的工夫，刺绣而成的。在平常时，她们不大佩带首饰。耳环根本不带，连耳环洞都没有。所带的仅一二只银手镯及二三只戒指。但是当她们穿着花衣的时候，头上就带上一种歪式的银冠，发髻旁边插各种形式不同的银簪，颈间至少挂上二三副至十几副的实质银项圈，手镯及戒指也都加倍佩带，衣上腰间的各种银饰更不计其数。银子的多少视作财富的指数。所以到了节令的时候，女子就变成家家户户财富的陈列品了。

三、婚 姻

苗人的婚姻大都是自由恋爱的结合。但须经过凭媒订婚的形式，然后再定期结婚。青年男女在正月里“跳芦笙”的时候，可以公开恋爱，父母兄弟均不得加以干涉。就是在平常的时候，尤其在闲暇的日子，他们也可以任意求爱。所以在山坡上或田野间，我们时常看见有“摇马郎”（谈恋爱之意）的活动。“摇马郎”的时候，彼此都以唱歌的形式相问答，一方先以歌调挑问，如对方有意，即以歌调答复。歌词随唱随编，十分活泼自由。常要到夕阳西下后才各自回家。如果经过相当时期，彼此确是情投意合，于是再由父母央媒人为之订婚。这种恋爱方式，虽很自由，但并不淫乱。他们有不具文制裁的束缚，在行为上很能知道检点。例如“摇马郎”时须回避老年人，必须在行人能够看得到的地方进行，并且男女间相隔的距离，至少要有五尺，彼此不得抚摸或拥抱（在离他们不远的长裙苗中就可以拥抱），所以在结婚前发生肉体关系者，乃绝无仅有的事。下面几首是情歌的例子（译意）：

(一)

你象不爱我，
我却很爱你，
象刀一样利，
因你太美丽，
当我越山岭，
昼夜只想你，
只爱你一个，
你有何药迷？

(二)

没有出嫁姑娘们，
寨中共有多少人，
请快配给我一个，
我们两个同路行，
我们两个同寨坐，
快乐赛过活仙神。

(三)

娘们寨中有好花，
娘们寨中有好姐，
她们脸似雪花白，
她们眉似新月弯，
请送一个引回家，
从此我不再学娘。

(四)

现在一同唱山歌，
明年若逢一路过，
你俩匹配如意郎，
我却单身人一个！